

福岛第一核电站



闭上眼,干了这碗核污水

□ 菲律宾《世界日报》评论员 范宗鼎

200亿美元,耗时30-40年,就有望做到有效处理。此外,即便不主动采取技术手段清理,只要日本愿意多建三千个蓄水罐,把未来三十年所有核污水都封存起来,原地放置六七十年,其辐射危害就会大大降低,远比两年后就开始排入海洋好得多。

很显然,日本不愿为好好处理核污水付出时间和金钱的成本,更不愿承担在距离东京不远的福岛长期保存和维护数千个核污水罐的风险,他们只想把这堆麻烦一泻了之,让亚洲邻国一起陪它承担代价。

有人说,日本此举虽不道德,但至少不违法。错!如果日本两年后真将今天的疯狂决定付诸实施,那不仅是对1972年《伦敦倾废公约》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公然违背,更是对亚洲邻国数以亿计生灵的健康和生计的犯罪。

但日本既不想承担骂名,更不愿担负罪名。除了拿出误导舆论的把戏,他们还找到一个最有效的办法——让全球舆论霸权的控制者来背书。

经过利益勾兑,美国答应了日本的要求。当地时间4月13日一大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过社交媒体宣布:“我们非常感谢日方在决定排放福岛核处理水的问题上保持开放透明。”

可耻,可笑!
日本单方面决定向大海排污,事先并未征得菲律宾、中国、俄罗斯、韩国等周边国家的同意;日本声称对核污水做了最佳处理,但没有邀请任何一个邻国参与监测和核查;

日本哀叹除了排污入海没有更好办法,但此前未与他国坐下来商量是否有其他对策;

日本号称污水入海安全无虞,却不敢征求邻国环境和健康

损害赔偿之意见。

日本放了一个独断的屁,美国站在八丈开外盛赞“给力”,亚洲邻国纷纷掩鼻,眼泪横飞却无可躲避。

可悲,可叹!

菲律宾四面环海,渔产丰富,热带的阳光沙滩撑起繁荣的旅游业。本地华人华侨从事餐饮业、海鲜物流、水产养殖者众多,在旅游业打拼的更不胜枚举。倘若日本不改变今天的决定,而若干年后菲律宾被认定为核污的主要受害国之一,石斑鱼和白沙滩从人人人爱的宝贝沦为唯恐避之不及的污染物,我们的生计和子孙后代的福祉要由谁来赔偿?

当今国际秩序,仿佛只要美日一句鬼话全世界就会闭上眼睛,痛饮一碗核污水,胜似杜康解百忧。

(《警风报》海外合作伙伴:菲律宾《世界日报》)

日本政府已决定两年后向大海排放福岛核污水。目前这些放射性污水的数量约为125万吨。

不要以为只有125万吨,这仅是2011年福岛核灾迄今10年积攒的污水量,核电厂堆芯至今仍在进行核反应,预计数十年后仍能产生核污水,因此日本在宣布决定时也给出一个预测:持续排放30年。据此估算,最终排入海洋的核污水将接近500万吨。

巨量核污一旦入海,长期危害将有多大?没人敢下定论。如果全球海洋生态环境遭破坏,其结果将无法逆转。只要有一种对核辐射敏感的生物大面积死亡,就可能搅动整个海洋食物链,进而冲击渔业和粮食安全。毫无疑问,日本的周边国家势必遭受最大损失,包括我们扎根的菲律宾和祖国中国。

即便广袤的海洋对核污染有稀释作用,但大型鱼类和众多贝类对海洋物质有吸附能力,经年累月,它们体内将积攒多少放射性物质?是否会导致它们自身变异?被人类食用后是否增加罹患癌症和婴儿畸形的风险?日本政府是否愿意对这些后果承担责任?

很显然,日本若是愿意担责,今天就不会肆意决定向海洋排泄。

为给自己的无耻行为找一块遮羞布,日本政府编织出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声称已经过滤掉核污水中绝大多数放射性元素,只剩下极难处理的氚,因此污染性不强,更何况核污水已被稀释,“浓度很低,没有问题”。

这种轻率的谎言经不住科学分析。核污染与普通化学毒素污染不同,并非降低浓度就可完全无害。只要是核辐射就有导致生物癌变和后代畸形的风险,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安全值”,更遑论是500万吨核污水持续排放30年。

所谓“核污水中只剩下氚,危害不大”的说法也难以服人。国际

权威杂志《科学》2021年4月13日发表文章称,“一些比氚更加危险的放射性元素,如钆、钷、铯、钷等,有时会被日本的处理系统漏掉,而东京电力公司直到2018年才承认此事。”

骗术不止于此。在其文宣中,日本官方公然声称核污水中氚的浓度将稀释至日本国家饮用水标准的四十分之一、世界卫生组织饮用水标准的七分之一。

照这种说法,福岛的核污水简直比清冽的山泉还要甜美,何必还要大费周章倾倒入海,直接用来灌溉庄稼岂不更有利可图?甚至还可以送入工厂加工,作为高档瓶装水出售给大和民族的男女老少,富国强民一举两得。

日本总给人以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印象。但作为一个国家,其在小事上往往彬彬有礼中规中矩,遇到大事却常常狡诈诡辩不负责任。尤其是日本政府和公司,在虚假宣传、掩盖真相上可谓劣迹斑斑。

2011年3月14日福岛核电站发生爆炸后,东京电力公司迅速召集50人“专家敢死队”前往电厂内部处理核反应堆险情。当时的画面令世界动容:为了国家安危和全人类福祉,50位日本精英舍生忘死,毅然决然走向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燃尽熊熊生命之火,发出炫目人性光辉!但事后披露的事实却是这50人无一人是东电员工,多数是从街上花钱招募的流浪汉,这些人后来也没有人死于核辐射。所谓的“福岛50勇士”实际上是一场世界级造假现场。

用误导舆论的拙劣方法试图减轻自己在重大事故中的责任,在这方面,日本是惯犯。

既然明知冒天下之大不韪,日本何必执意如此?难道除了排入大海,就没有其他办法处理这些核污水吗?当然不是。英国《卫报》2016年曾报导过东京电力公司自己提出的清理计划,花费

在横滨中华义庄饱览华侨的励志篇章

□ 蒋丰

说起来是近30年前,我在日本横滨市立大学做“研究生”期间,将我的指导教授加藤佑三先生的一本著作译为中文《横滨今昔》出版的过程中,知道了横滨有一处华侨华人墓地——中华义庄。阴差阳错,一直只能有文字的联系,于实物,始终缘慳一面。

2021年3月20日,我到横滨去看一个展览,遂临时起意,赶往中华义庄。

所乘出租车在逼仄蜿蜒的小街巷里绕了好几圈,几次差点与临街的房屋围墙发生蹭撞。想当年,中华义庄建立之初,此地还是人迹罕至的荒废之地,如今,周围早已挤满了民宅。据说有5700多人安葬于此。中华义庄扩建的可能性不大。

唐力行在《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一书中追溯了义庄的发展过程。宋代范仲淹“捐银万数千

绪,宜田千余亩”,设立范氏义庄,开中国民间慈善事业之先河。横滨中华义庄,最早起源于十九世纪中叶。

1859年,横滨开港。吃苦耐劳的中国人,漂洋过海,到横滨讨生活。第一批永久地留在日本的近代华侨,与当时生活在横滨的其他国家的人,去世后一起埋葬在横滨的外国人公墓。

1866年,作为外国领事团代表的美国领事菲舍接受了住在横滨的中国人的请求,向神奈川政府第一把手——奉行提出改变墓地形式的要求。结果,开始出现中国人墓地的雏形。大约在1867年,一批急公好义的侨商筹集资金,在横滨市中央区大芝台七丁目,设立了“中华义庄”。中华义庄设立之初,是为客死异乡的华侨华人暂时停放棺槨骨灰之用的。经年日久,演变成华侨华人的公墓。

公墓围绕地藏王庙散布坡坂之上。地藏王庙建于1892年,典型的岭南宗庙建筑风格,前殿后殿与左右围廊,簇拥一小块天井。地藏王庙在1990年被指定为横滨市文化遗产,其作为横滨现存最古老的近代建筑,反映了日本明治时代初期这一地区的风貌。前殿的对联让人读后心有所感:“慈云照五岳,佛缘寄扶桑。”

殿内供奉从中国运来的地藏王像,自地藏王庙建立伊始就矗立于此。地藏王像木地黑漆,施以金箔。放置木像的佛龕,在日语中被怪怪地称为“厨子”,“厨子”四周装饰有神仙、蝙蝠、牡丹、葡萄、葫芦、石榴等中国传统文化中寓意祥瑞的意象。

地藏王庙后,是一座三层楼的“安骨堂”,读着就让人心酸。那些暂时未能“入土为安”的华侨华人的骨灰就暂存于此。堂内

张贴着一张1998年发布的公告,其中标明,存放于此需缴纳1万日元,另外每年需缴纳2千元管理。23年未变的标价,正是中华义庄“义”字的写照。

在墓地主墓道右侧,有一处“义士纪念碑”,由横滨华侨总会与中华自治团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即1946年)”共同树立。碑上铭文写给一位年仅19岁的少年。他来自广东高明,幼时聪颖,弱冠“气节义侠、英俊刚正”。正遇上二战终战,横滨的治安混乱,当地华侨华人自发成立“中华自治团”维护治安。加入自治团后的第二年,少年在调解他人纠纷时,为利刃所伤,不幸离世。这是一段未能写进史书的故事,却让人在文字之中读出华侨华人在东瀛谋生、立足的艰辛。

放眼中华义庄的墓碑上,常常在墓主人日文名字后面标注着中文原名。前者,是墓主人“归

化”——加入日本国籍后的名字;后者,是墓主人血脉家传的历史印痕。当他们撒手人寰的时候,他们认知眼前的现实,却不肯舍弃自己的“根”!

再看每一块墓碑上,都清晰地镌刻着墓主人的桑梓故里。“江苏省上海县”,说明此碑立于1927年上海被划定为特别市,从江苏省划分出去之前。

墓地位于一处山坡之上,坐北朝南,视野开阔,正是中国民间风水学所谓福佑子孙的好地方。在墓地主墓道最尽头正中的显著位置,供奉着“本山后土之神”,这无疑是中国民间信仰中土地神崇拜在日本的具体表现。

墓地,往往是几代人融合而成的“编年史”。若要追忆近代以来华侨华人在日本的艰辛奋斗史,位于日本横滨的中华义庄绝对是不可不阅读的励志篇章。

(《日本新华侨报》)